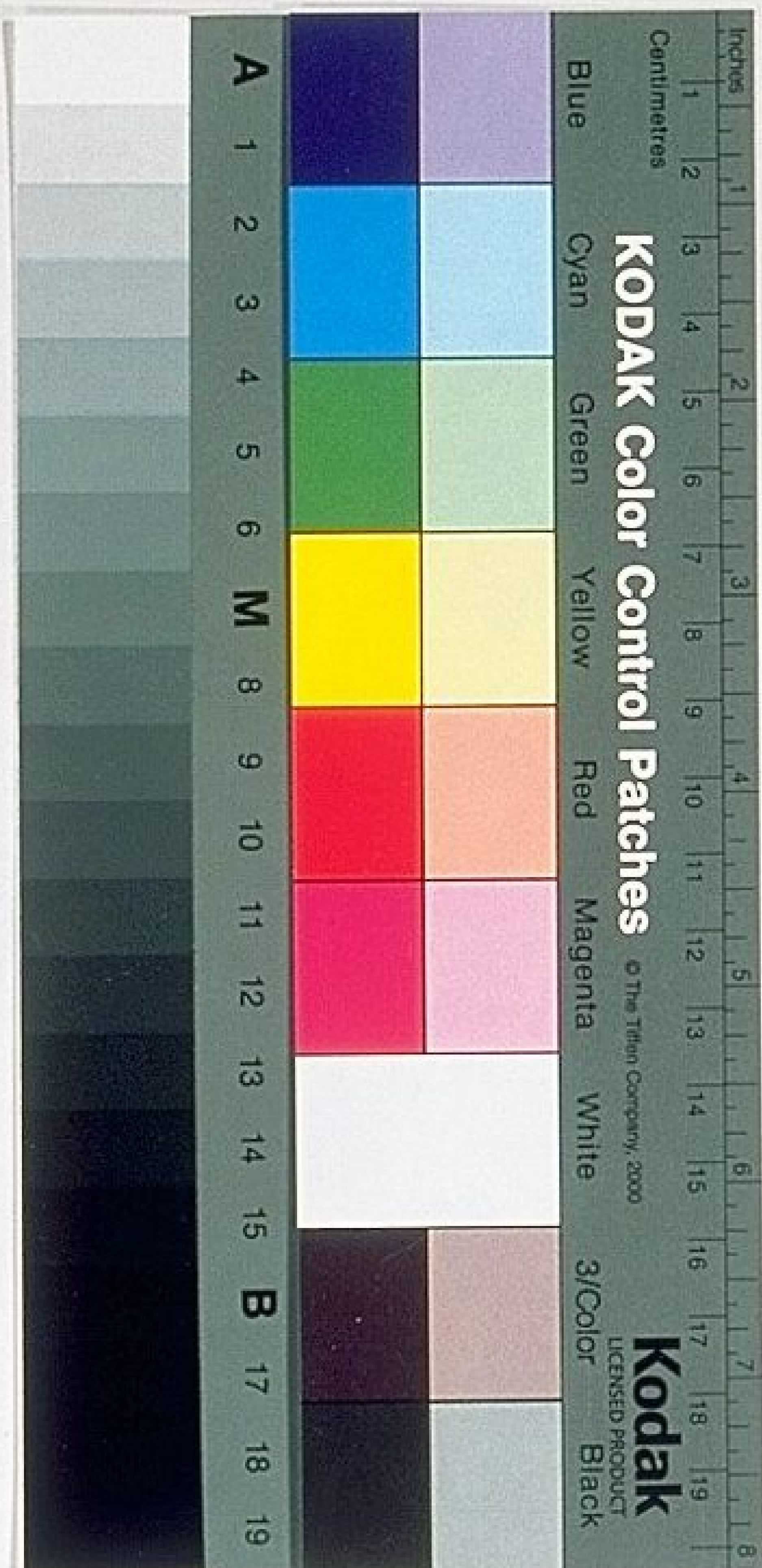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LICENSED PRODUCT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Inches
Centimetres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二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 懷讓禪師第七世至第九世 曹谿別出第二世至第七世

懷讓第七世二十一人 七世一作九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郢州興陽義深禪師　　芭蕉山第二世住遇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 已上三人見録　　潭州報慈德韶大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汝州寶應和尚法嗣一人 即南院顒也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 一人見録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一人見録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

韶州靈瑞和尚 一人見録

懷讓第八世六人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法嗣四人

汝州廣慧眞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鳳翔長興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二人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懷讓第九世一人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

汾州善昭禪師 一人見録 讃頌附卷末

曹谿別出第二世三十人

羅浮山定眞和尚法嗣一人

羅浮山靈運禪師 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一人

荊州玄覺禪師 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一人

善悟禪師 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一人

中使楊光庭 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縁素和尚法嗣二人

韶州小道進禪師　韶州遊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祇陀和尚法嗣一人

衡州道信禪師 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 一人見録　唐肅宗皇帝

唐代宗皇帝　開府孫知古

鄧州香嚴惟戒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

黄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磁州法如禪師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禪師

澧陽慧演禪師　河陽懷空禪師

南陽圓震禪師　宜春廣敷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南嶽皓玉禪師

宣州志滿禪師　涪州朗禪師

廣陵靈坦禪師　寧州通隱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河南尹李常 已上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三世九人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無學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一人

湖南如寶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耽源山眞應和尚法嗣一人

吉州貞遂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一人

荊南惟忠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一人

蔡州道明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二人

吴頭陀　四面山法智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一人

五臺華嚴澄觀大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一人

義侁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四世五人

荊南惟忠禪師法嗣四人 忠禪師亦名南印

道圓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廬山東林雅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吴頭陀法嗣一人

玄固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五世四人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一人見錄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三人

鎮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鹿臺玄遂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溪別出第六世一十一人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六人

圭峯溫禪師　慈恩寺太恭禪師

興善寺大錫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鹿臺玄遂禪師法嗣一人

龍興六念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四人

彭門審用禪師　圓紹禪師

上方眞禪師　東京法志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麽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麽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聲舉揚奥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梨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如何師曰汝名什麽曰某甲師曰喫茶去師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況過江来時有僧才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麽師舉手云邪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嘹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閑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上坐命根總在遮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麽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寶應和尚法嗣亦曰南院

汝州風穴延昭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奥參尋諸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坐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後至南院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

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
舉左手曰遮个即從闍梨又舉右手曰遮个又作麼生師曰瞎南
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
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
不得詐道不飢南院曰闍梨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
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敘師資
之禮自後應潙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
矣師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
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
觸途狂見觀汝諸人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你時掃
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
著覷著即瞎却渠眼師又赴郢州衙內昇座示衆云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

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
請師不搭印師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鄧公事苑云蛙當作洼謂馬出於渥洼水也風穴所謂驟者以良馬出渥水而反驟卧於泥沙之中是其意也今録謂蛙者蝦蟆也豈其能為馬步而驟因邪驟張肅切）陂佇思師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
擬議師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云
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云見什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逈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
底沙（本生經云過去久遠有佛名曰底沙時有二菩薩一名釋迦二名弥勒具佛觀見釋迦心未成熟而諸弟子心皆純熟如是思惟一人之心易可速化衆人之心難可疾治即上雪山入宝窟中入火定時釋迦菩薩作外道仙人上山採藥見底沙佛見已歡喜心生敬信翹一脚立叉手向佛一心而觀目未曾瞬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界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於是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得阿耨菩提）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
天明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影蛾眉顯（四米切傾頭也）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
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輥
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

鞭問如何是廣慧劒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
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
師曰不在圜天圜天一作且居姜里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
曰為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問千木奉文侯知
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
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
如何顯道師曰大昴縱同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人
聞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
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臘人冰問歸鄉無路時
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問
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林泉世間無憂喜或作有喜僧曰
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坐隼旟光裏播真宗問摘葉尋

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淩晨入開堂或作濟帶雨歸問
凡有所問盡是捏怪請師直截根源師曰早子逢穿耳客多遇刻
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
春問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當作就譚今古回顏獨皺眉問驪龍頷
下珠如何取得師曰曾向海邊乾竹刺直至如今治素琴問大
舸搖空如何舉棹師曰自在不點胷月渾家不喜見問追風難把
捉前程事若何師曰波斯衣毀[illegible]解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
曰句擬光禪子問或作詞三緘恐負古人機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
音人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笠千峰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
不得當體事如何師曰六動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
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illegible]道者知機變拈與露[illegible]栽
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illegible]開龍洞雨汎波僧涌
鉢囊花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匆拈未下六環金錫

響搖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虚千猱啀實（猱當作獿奴刀切惡犬長毛也猱猴也非義啀音崖犬鬬貌）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趂兎著靴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滕行肘步大衆見之問紫菊半開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翫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懸壁上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麽舉看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沈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

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万有不能羈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爲一無離無微體淨不可除無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無有故無無）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一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無地容身時如何師曰熊耳塔開無部客僧曰如何即是師曰快須斷却問盡大地人來一時致問如何祇對師曰伯牙（或作子期）琴韻少知音問央堀遍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憨問心印未明如何得入師曰雖聞酋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辭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契齒鏃事（太平廣記隋末有督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笑曰汝學三年吾未教汝齧鏃之法）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問不修定慧爲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黑光生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擗石傳衣破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僧曰擊後

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聞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問大人相為什麽不具足師曰鵶鳥夜半
欺鷹隼問古今才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
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籮挈杖問如何
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兩曜新
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
三尺刃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鑁頭邊事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
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西域記云昔摩竭陀國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今竹林脩茂被山滿谷）師於大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
旦日昇座說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
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言下大悟僧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昭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資慶後
問如是和尚家風師曰枚犁鑁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得
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為第一世開堂日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
今也要大家知師謂眾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燈
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眾且道相續个什麽師良久又曰今
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

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
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曰
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
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
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
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問臨
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
僧再喝師曰這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四衆圍
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僧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
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
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

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
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
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
後法付何人師曰好个問頭無人荅得問見色便見心諸法無
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
師曰三日看取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師
曰猶是鈍漢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
曰瞥爾三千界問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舉
似人僧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恁麼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虛空以何為體師曰老僧在汝腳底
僧曰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腳底師曰知汝是箇瞎漢問如何
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
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

作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梨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恁麼閑工夫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岳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梨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个是誰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寸絲不挂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廣教院亦第一世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即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曰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將昳而逝壽六十有八茶毗收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僧曰真个那師曰有些子問傘蓋忽臨於寶坐師今何異鵲巢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个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曰識取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真應禪師為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迴國師曰適來意怎麼生師云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个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為什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溈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遮裏牛在什麼處海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荆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覚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閒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荷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溪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齔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張禪師（南印）張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

懐既講終思見跡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酬恩師先膚書上
跡主遥叙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瘥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
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覲之室雖日新
其德而認荃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廻住鄠縣草堂寺未
幾復入寺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
歸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奥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
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録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
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
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
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
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
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
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眞性爲
禪者是未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
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名爲禪定若
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
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
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
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
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
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
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
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
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
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
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

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淸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淸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說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

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云前後者中間被敕追入內住城二年方却表請歸山也）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淸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

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缾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會而通之能事方畢）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山而會三乘歸一性當後之執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簡別魔說及外道邪宗耳）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裴休爲之序引盛行於世）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二日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尸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闡眞教追諡定慧禪師塔曰青蓮蕭俛相公呈己見解請禪師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

枉當作在

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右當具如相應之時（若惡不生空有不合）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遣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慧智亡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悲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絶相累即絶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萬法門一一皆是法有爲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具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儀狀答史山今問（問其答且本今參而寫之）一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眞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

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水沍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眞資法力而修習氷消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

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荅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秖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秖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荅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絶故秖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敎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爲說荅覺四大如壞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

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温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荅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氷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

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止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義謂義理非謂仁義因義立事明凡所作爲先詳利害有所益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昏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二種義即可爲之事有二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亦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密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乃至爲法講說經論事通世出世）作無義事是狂亂心（謂凡所作爲若不緣上三般事即名無義也是狂亂者如世間醉狂人所往不揀處所作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緣情妄念要爲即爲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既隨妄念欲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郎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僕）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延文戊戌重開
正儀一巻刊行

延文戊戌重開
正右一巻刊行

景德傳燈録第十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一人見録

第二世二十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
水空和尚 已上一十三人見録　寶通禪師

海陵大辯禪師　渚涇和尚
衡州道詵禪師　漢州常靖禪師
福州碎石和尚　商州商嶺和尚
常州義興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一人見錄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已上五人見錄　揚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郢州涇源山光虛禪師　藥山夔禪師
宣州落霞和尚　朗州刺史李翺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一人見錄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一人見錄　吉州薯山和尚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師

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為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如思禪師章敘之）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遮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嶽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遮箇僧無對（却迴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遮箇師曰若恁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塼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濬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

慶中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前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儁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才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曆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遮裏無奴婢離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其迹後卜于荊州當陽柴紫山（五百羅漢翱翔之地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郡城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輿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

道悟禪師如傳燈錄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曆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壽六十臈三十五及觀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畧曰師号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王後湖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礼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和尚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真南還謁馬大師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壽八十二臈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玄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任澧州龍潭南岳讓禪師碑唐闢人歸登譔列法孫數人于後有道悟名圭峯荅裴相國宗密書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禀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蘿者可發一笑出林間錄覺夢堂校五家宗派序云景德閒吳僧道原集傳灯錄三十卷白曹溪下列為兩派一曰南岳讓讓出馬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有百丈海海出黃檗運大溈祐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内号臨濟宗祐下出仰山寂故号溈仰宗八十四人內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鑒鑒得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号雲門宗次玄沙備備出地藏琛琛出清涼益号法眼宗次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慧真真得幽閑閑得文賁三世便絕儼下藥山得雲

巖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章是為曹洞宗今傳燈一部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宮人崔子王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畧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者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叶律郎符載撰塔銘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討尋不過冤轉託人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一景德至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為據雖列剎立位宗者不能略加究辯惟丞相無盡居士張公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藥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究轉且天皇道悟下出箇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皇或有差謂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居士後於達觀穎禪師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賫以徧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手處殺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果然明白吾宗方信擇法驗人之不謬耳寂音曰圭峯荅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畧書梗槩以傳明達者無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

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卻麼師乃契
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
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
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
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
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
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
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
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
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
再謁馬師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
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
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
躂倒汝麼師曰若躂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
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
和尚為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
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
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
曰大深遠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
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
為南陽國師至明日卻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
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卻進前國師云不是不
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
覓此漢也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
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

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貌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

相將入火坑夜裏賠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地僧曰莫只這个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梨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還作麼生保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授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鑄石爲塔敕謚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摸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又作

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什麼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惺悟住後有僧來參師乃召曰上坐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問曰汝在遮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遮裏針劄不入師曰遮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見別卷五）一日師看經次栢巖曰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遮个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苕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麼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相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鍾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遮个眷屬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無對僧問如何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

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
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訶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
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才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遂後曰和
尚許某甲上堂為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个聻
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為誰巖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
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
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
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
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
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个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
不得齩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
師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遮个從汝洗還洗得那个麼遵曰把

將那个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先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
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梨決疑至晚間上堂大衆
集定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坐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
把却曰大衆遮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什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與汝決疑）
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揔不識汝飯頭罔
測發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
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
來甘曰來怎麼僧云教化甘云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什麼病
甘便捨銀兩鋌曰有人即送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
問佛法相當得兩鋌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送還行者
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同安代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師問僧見說汝
解筭虛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雲巖舉似後來舉問洞山汝作麼生洞山云請和尚生日）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已

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言於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曰把燈來其僧退入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這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僧問祖師未到此土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為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朗州刺史李翺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翺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缾翺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具行脚眼始得）翺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遮裏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翺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撑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冲虛建塔于院東隅敕諡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湖）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師肯之（僧舉似丹

霞云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曰未審此間怎麽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歩其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洞山聞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来性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僧曰和尚過在什麽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僧發足何處僧云漢國師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麽僧云苦哉苦哉賴遇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師云作什麽吟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云闍梨受戒來多少夏僧云三十夏師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麽椀躂立一个過然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麽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个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説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

即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个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祗對不具眼祗對若具眼爲什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與么）

水空和尚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請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

心無別勝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
不賞翫者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為
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
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問如何是真如
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翱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
即休（玄覺云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山眼在什麼處若不肯為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
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箒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即進前丹霞
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
領旨住翠微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
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
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
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埵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
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為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
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
汝每日還喫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坐曰恁麼即
無異去也師曰向汝道

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師曰
父母俱喪略不修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聞與闍梨舉哀其僧
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因門僧寫師真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僧曰豈
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僧便擬收師打云正是分
外彊為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收取

米舍和尚有僧新到參遶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人翁終不下
參衆師曰什麽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曰幾
落情識呵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不有什麽話處僧曰且參衆去

前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般若和尚受教
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山
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底游魚忙不徹師舉
雲巖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
怎麽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為什麽不祇對和尚
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即師
兄適來為什麽不祇對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僧問雲居切角道著意怎麽生雲居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之
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玄覺云古人恁麽道還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麽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
云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
了也師臥次椑樹云作甚麽師云蓋覆椑云臥是坐是師云不在兩
頭椑云爭奈蓋覆師云莫亂道師見椑樹坐次師云作甚麽椑云
和南師云隔闊來多少時椑云恰是乃拂袖出師提笠子出雲
巖云作甚麽師云有用處巖云風雨來怎麽生師云蓋覆著巖云
他還受蓋覆麽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溈山問雲巖菩提
以何為坐雲巖曰以無為為坐雲巖却問溈山溈山曰以諸法空
為坐溈山又問師怎麽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
坐不臥速道速道溈山問師什麽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
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
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
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為什麽足迹難

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為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
我語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
無遮个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又問如何是參時著
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
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燄阿那个是火僧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
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
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褸裩師云性地非
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一本作四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裩師見
雲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
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
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
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云
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諳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為甚
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
曰謝子遠來都無祗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
逢問設先師齋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
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
無遮个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
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缾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
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
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和九年乙
卯九月示疾有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
愀然十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
有七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敕謚修一大師塔
曰寶相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語見藥山章）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麽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溈山溈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耶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麽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麽處去師良久云作麽作麽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个是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什麽處來霜云溈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恁麽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一日謂衆曰有个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字也無曰爭得恁麽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師問僧什麽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麽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麽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麽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溈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溈云恁麽即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云是第幾月師低頭去（玄沙聞云正是）諍師問僧什麽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汝向什麽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

睛底是眼否曰非眼師咄之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
曰年八十師曰汝有个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麽來者師曰
猶是兒子（洞山云直是不恁麽來者亦是兒子）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
什麽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
使體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問僧聞汝解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
老僧看僧無對（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
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坐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
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墳敕謚無住
大師塔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小舟時謂之
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坐主指一箇來道吾
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師問曰坐主住甚麽寺會曰似
即不住住即不寺師曰不似又不似箇什麽會曰不是目前法師
曰甚處學得來會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
驢橛師又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
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師問曰來作什麽洞山曰來親近
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麽洞山無對（曹山後聞乃云一子親得）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住庵）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麽處來師曰南嶽來藥云何
處去師云江陵受戒去藥云受戒圖什麽師曰圖免生死藥云
有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麽即佛戒何用藥云
猶挂脣齒在便召維那云遮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
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个沙彌却有來由道吾云未可
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曰見說長安甚閙師曰我國晏然
（法眼別云見誰說）藥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

得藥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藥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遮般事喚什麼作戒藥咄遮沙彌饒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相看藥云你來也師曰是藥云可殺濕師曰不打遮个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藥云今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云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梨一轉語不穩今請二闍梨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髭曠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遮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髭咄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遮个對者少得宜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个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

室祗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
杏山僧衆相隨潜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
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
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
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
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
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為道若不與他
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
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
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
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
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夕
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遮个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

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 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
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梨仰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迴遮邊來僧
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
殊向行者道什麼師曰文殊道闍梨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鞏石鞏常張弓架
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
人箭又作麼生鞏乃扣弓絃三下師便作禮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
隻箭只射得半个聖人遂拗折弓箭師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
活人箭為什麼向弓絃上辨師無對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
難師後參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
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
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

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
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
僧曰學人蹋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曷豆未生芽時如何師
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龜毛拂子兎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僧曰龜毛兎角豈是
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不曾見知識即
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
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
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僧至擬禮
拜師云野狐兎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便恁問師
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
不如此僧云誰師云呵呵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胷曰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
有這个在師却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
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四

補刋景德傳燈録施主芳銜

前南禪住持比丘　德見

南禪住持比丘　慈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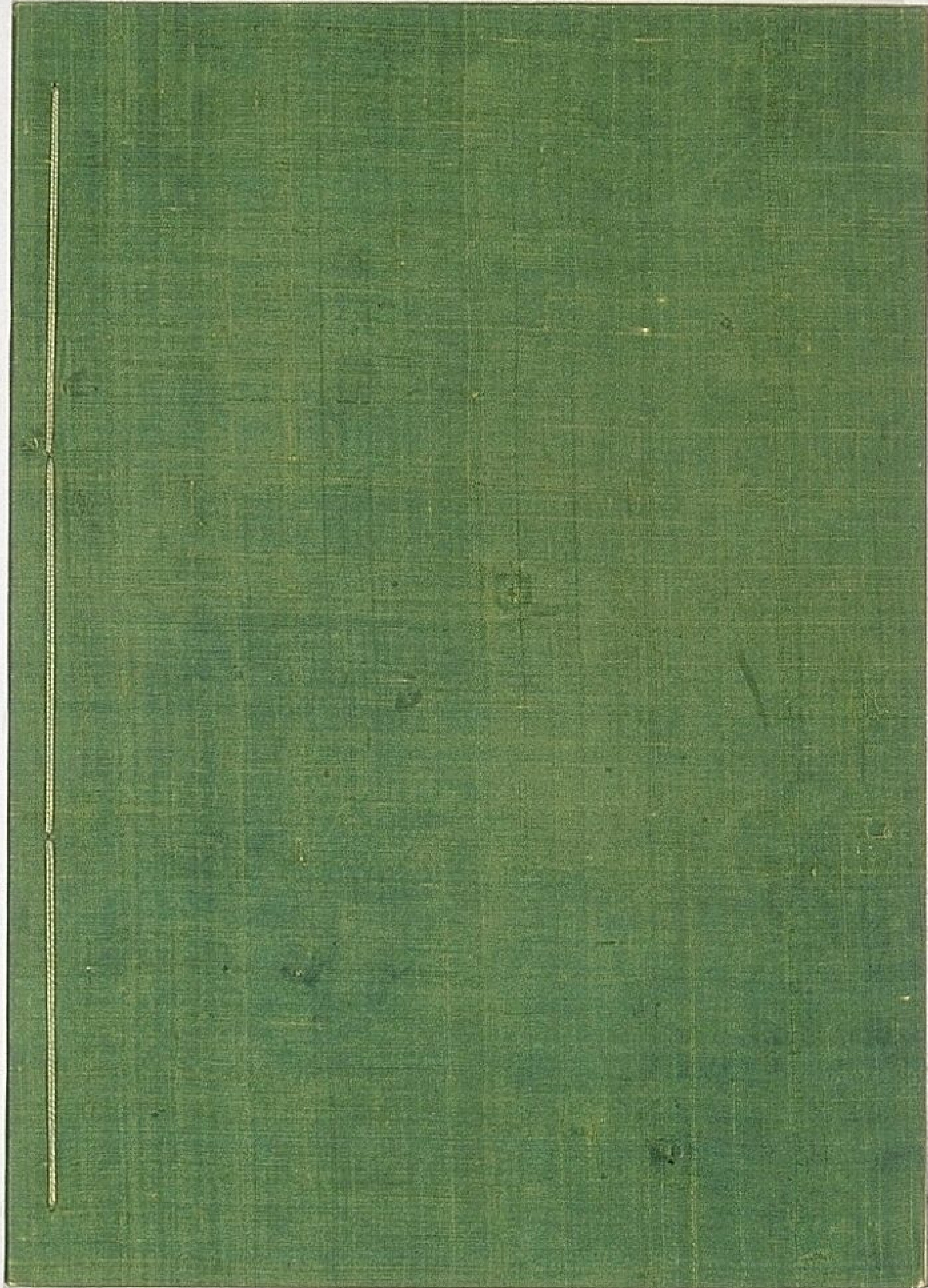
天龍住持比丘　光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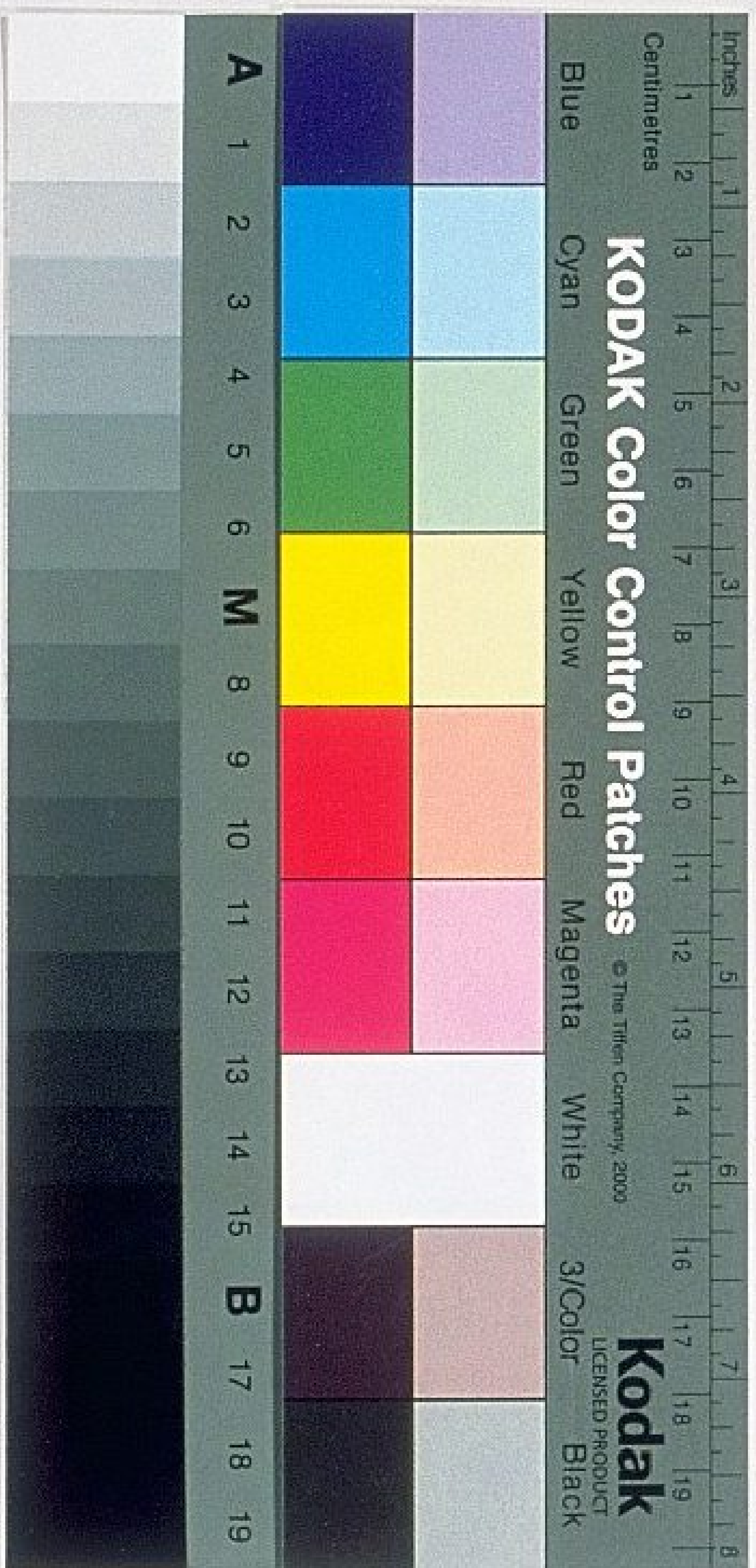
東福住持比丘　士昭

真如住持比丘　不傳

安国住持比丘　侶滎

雲居比丘　妙葩





景德傳燈録巻第十五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 已上二人見録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

歙州茂源和尚　棗山光仁禪師 已上二人見録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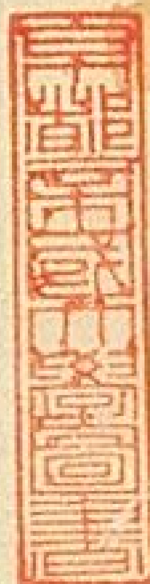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 已上四人見録

伏牛山元通禪師 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禄清和尚（已上三人見録）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谿和尚（已上四人見録）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一人見録）

第五世上一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

第二世投子温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嵕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九嵕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已上三人見録）

桂陽龍福眞禪師（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一人見録）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劍南人也姓周氏丱歳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厥後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毛呑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龍潭信禪師問荅皆一語而已（蘭章出之）師即時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歸來師對曰黑龍乃點燭與師師擬接龍便吹滅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諸徒曰

可中有一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抵于溈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溈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上參才跨門提起坐具喚曰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溈山晚間問大衆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溈山問衆還識這阿師也無衆曰不識溈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相國裴休題額見存）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緫印禪師開山局院鑒即第二世住也）師上堂謂衆曰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氂繫念三

途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師上堂曰今夜不得問話問話者三十拄杖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什麼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汝未跨船舷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只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拄杖意作麼生）有僧到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曰八人師曰將來一時生案著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法眼別云汝向什麼處下手）龍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牙後到洞山舉前語洞山曰德山道什麼云德山無語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龍牙省過懺謝有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箇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師云我宗無語句實無

一法與人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敎門中猶較些子（保福拈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敎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時如何慶云展闍梨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梨是什麼心行明昭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聞之遣侍者來參敎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胷一拄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一拄師歸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濟云從來疑遮箇漢（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只據目前一箇杖子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前疑遮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師上堂曰問即有過不問又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什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什麼存無對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騎項曰遮畜生什麼處去來雪峯問古人斬猫兒意如何師乃打趂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有

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邪阿邪師復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敕謚見性大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師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即闍梨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遮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

前吉州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平田來參師欲起身平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恁麼時請師道師以手掩耳而已平田放手曰步易

兩歩難師曰有什麽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衆集師從方丈出未至禪牀謂衆曰不負
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訊將來還有麽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禮
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辨前語
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床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
什麽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
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
門應決徹死生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
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
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
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

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
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
遮竿得恁麽長那竿得恁麽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
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
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
自此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
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坐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
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坐盡是久處
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麽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
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
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
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
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

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篱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坐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敕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諗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缾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秖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秖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同諗二師互相問醻廣如本集其辭句簡徑意趣玄險諸方謂趙州投子得逸群之用）自爾師道聞天下雲水之侶競奔湊焉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遮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脣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垜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誑赫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遮裏垜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

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
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總
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
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麽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
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日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
曰不是性𢡟(蘇對切)漢雪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一日庵中
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拈鑁頭拋向面前
雪峯曰恁麽即當處掘去也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
送驀召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故歲已去
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此二途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涉者師
曰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俙似半月彷像若三星乾坤收不得
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麽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
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佛佛
授手祖祖相傳傳箇什麽法師曰老僧不解謾語問如何是出
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
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麽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
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
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
曰引不著問院裏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
年後看取師問僧久嚮疎山畫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云嚮重和尚日久)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麽即卞和無
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
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
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曰佛
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什麽問一等是水爲什海鹹
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

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有何境界師曰丱角文字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問即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遮老胡有什麼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逃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觀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曰莫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為什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僧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眾生在什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西

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為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為師問諸佛出世唯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為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為闍棃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唇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趂取曰恁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

大似屈己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遮箇音響曰鳴後如
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為什麼被六塵吞師曰不
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来激發請益者常盈于
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遽荅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録少
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曰
此何為師乃隨宜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
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
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亡壽九十有六詔謚慈
濟大師塔曰眞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
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縁去師曰汝
聽看僧禮拜師曰龍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
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
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
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
曰三鑪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
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
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于道場山薙草卓庵學
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不破
今在影堂中（按塔銘云師姓許氏吳興人七歲去氏於烏墩光福寺八年如京師受具戒謁章得心印於翠微後結廬於道場山猛摯之獸馴戢如奉敎）

建州白雲約禪師（曾住洪州東禪院）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
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參師問什麼
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
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前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

山紹鑾禪師落髮二十三嵩嶽受具就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迴抵大潙山法會爲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潙山云施主物莫抛撒師曰不抛撒潙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抛撒遮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潙山又云莫欺遮一粒子百千粒從遮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遮一粒生未審遮一粒從什麼處生潙山呵呵笑歸方丈晚後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缾水著吾却問師汝適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惺覺道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于時始爲二夏之僧因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訪尋囊錐始露乃舉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衆順世以師爲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日勤執侍全手師禮豎道吾歸寂

學侶雲集盈五百衆（廣語出別卷）一日謂衆曰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著泥水但忠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遮裏爲什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眞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眞身何師曰瑠璃缾子口師居方文有僧在明窻外問咫尺之閒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迴舉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爲什麼道死急若不會作麼生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還不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大殺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麼

生道師曰無人識得渠
佛性如虛空如何師曰臥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
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大殺鬧有人不
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參次示衆曰兄弟秋初夏末或東去西去
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
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洞山曰大唐國內
能有幾人東禪齊拈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否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折旋俯仰迎來送去爲當落路下草爲當一一合轍若言不會洞山意又爭解恁麼下語還有會處麼上座擬什麼處去於此若明得可謂還鄉曲也不見也會者箇語云恁麼即不去也師止石霜山二
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
宗聞師道譽遣使賷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申
二月二十日己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十五日
葬于院之西北隅勅謚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爲典座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
喪師以手拊棺曰生邪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什
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廻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
道儻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
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少間主事知了打汝師乃禮
辭往石霜舉前語及打道吾之事今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
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鍬
子於法堂上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遮裏針劄不入著
什麼力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存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莧樹生葉不
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
師便打云須是者僧打你始得
潭州前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溈山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溈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乃述偈呈雲巖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眞否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佗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遮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為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見初上座示衆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急道初曰爭即

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什麽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麽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今筠州也)因爲雲巖諱日營齋有僧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

違背於他僧問

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又因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麽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涯相似即無阻矣僧再舉所疑師曰不躡前蹤更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麽即某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後僧上坐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似者長慶云古人恁麽道䏻闍黎又向遮裏覓箇什麽)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超

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麽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恁麽即闍梨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梨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麽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師乃咄云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麽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蟇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遮箇上坐其僧拂袖而退自此惺發玄旨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遮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

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義存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雲居膺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 長慶稜別云恁麽即某甲謹退）師問僧什麽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什麽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梨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雲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闍梨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闍梨且作麽生向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

是世間

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梨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

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荅否師曰也未曾聞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麽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什麽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遮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麽語有一上坐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梨何不早恁麽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缾終不為舉上坐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為某甲舉即便殺上坐也上坐悚然曰闍梨且待我為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 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

本來面目否師曰闍梨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問僧去什麼處來僧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僧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闍梨也無僧曰允即不違僧來舉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即不無人覺即乖師令彼僧去進語曰未審是什麼行茱萸曰佛行佛行僧迴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什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撿得出麼他道行即不無人覺即乖師令再問是什麼行茱萸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僧却問師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有僧舉問歸宗權和尚只如洞山意作麼生權云封皮厚二寸）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什麼迴避學人師曰將謂闍梨覓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蟇有僧便問曰遮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爲闍梨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幹

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即斫將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攔口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坐牽牛師曰遮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曰師意如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問僧名什麼僧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梨主人公僧曰見祗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客中辨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梨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雲居別云某甲道得不是客中主）師示疾令沙彌去雲居傳語又曰他忽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道雲居路欲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去沙彌須旨去語未終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即雲居一枝不墜也後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居路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閑名在世誰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

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 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 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 疎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問和尚遺
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
他有分曰和尚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時即不見有病師又曰離
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唐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
令擊鍾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師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
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
齋一中蓋責其戀情也衆猶戀慕不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
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
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敕諡悟本大師塔曰慧覺（師昔在泐潭寺閱大藏經纂出大乘經要一卷并激勵道俗偈頌誡等流布諸方）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濟曰啞
却杏山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遮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答如彼章出之）師有五
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
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而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
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
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
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钁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
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我有氣力底是也裴
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
巖代云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
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
會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一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
否汝是何地有行者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曰某甲
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

欲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
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
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參承
初住京口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
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
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否
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下無卓錐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
船子鼓棹而至師資道契微眹不留(語見船子章)師此欲遁世忘機尋以
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庚寅海衆卜夾
山遂成院宇師上堂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
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
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
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
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
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
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
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
笑汝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
飯目前無飢人曰既無飢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
闍梨師說頌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
無眞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如何得會
師曰清淨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飮水不迷源問古人布

長猗沍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黒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師有小師隨侍日久師往後遣令行脚遊𢊍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覲而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爇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師一日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什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塵師子師曰虗空無影象足下野雲生西川首座遊方至白馬舉華嚴教語問曰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座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不出教乘乃迴本地尋嚮夾山盛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師曰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迴舉似首座首座乃讃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師再闡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輙生惆悵言訖至于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敕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温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爲什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汝與

我會師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遮裏蟬子向什麼處去
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衆曰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
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粟米飯野菜澹黃齏僧曰忽
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
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
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瓮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
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
嶽總平治

濠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
曰諾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為什麼不出隊
師曰住持各不同闍梨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
師曰大悲菩薩瓮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鵶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峻及至
到來只見一峻師曰闍梨只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曰
水急浪華（麁）

盤山和尚（幽州第二世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耶曰
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
兒此理如何師曰闍梨直如石女兒去

安州九峻敬慧禪師（第二世住）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

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人也姓廉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
岷蜀甞經鳳林深谷欻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
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菅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
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既
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
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鄩即河陽節度使罕之兄也雅
信內典尤重于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
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
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
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塔于東郊豐臺村

前郢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來作麼師曰來禮拜
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清平咄曰遮鈍根阿師師乃
禮拜清平於師頭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攝衣密領宗旨住後僧
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四明苾芻希渭命工
刻梓虎巖之禪幽菴

景德傳燈録巻第十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中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髙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已上六人見録

德山鵝湖紹顒大師　鳳翔府無垢和尚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懐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上坐 已上二十一人見錄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府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郢州大陽山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鄆州正覺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第二冊
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卭州守閑禪師　新羅朗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汾州爽禪師
餘杭通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鄆州四禪和尚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 已上十一人見錄　韶州曇普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僊山延優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朗州祇闍山和尚　益州棲穆和尚
嵩山全禪師　益州夾山院和尚
西京雲嚴和尚　安福延休和尚（已上一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行思禪師第五世中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為友自餘杭大慈山邐迤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遮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梨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遮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坐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掌鉢至法堂上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便云遮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師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也只得三年（德山果三年後示滅）師一日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存驀然指一椀水邃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此邃師於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曰

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主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象骨山雪峯師
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
前古毛毿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
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
年覩三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
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
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
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
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
段義時小巖上坐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
朝底巖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闍梨
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曰恁麼即珍
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曰大衆

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
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
師迴顧曰作麼羅山擧手曰遮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
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
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
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个佛只
是無光僧問利劒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
遮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
曰任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
曰收得師引頸作受刃聲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雲峯擧前語被拄杖打趁下山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雲峯聲聞人見性如夜
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
其僧後擧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

解奥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
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蒲盛油問弓
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
請和尚荅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
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
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爾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
師皆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
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
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
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
十僖宗謚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傳（側吏切與剚同插刀也）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師生惡
葷茹於襁褓中聞鍾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
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
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
具足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山雪峯剏
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眞覺大師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
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梨行脚爲
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
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
好事不如無師問坐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坐主無
對（五雲和尚代云更分三段著）問有人問三身中那箇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此切
意言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
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
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也僧問寂然無依時
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舩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

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虗生浪死漢問箭露
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標的時如何師曰不
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
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
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坐
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
曰道道栖無對師踢倒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
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遮裏曰有什
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覿面相呈師曰是曰如何是覿面相呈
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
七也僧曰和尚爲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
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閒佛法如何作麼
生道曰待問即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怤（怤即鏡清順德大師）遮僧過在

指示改

什麼處便喫棒怤曰問得徑山徹困也師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
得徹困怤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峯去爲什麼被打若不會又打伊作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
（鏡清離師子父與他分析也大似成就其醜拙還會麼且如雪峯云便休是肯伊不肯伊）師一日謂慧稜曰（稜即長慶）吾見潙山問仰山諸
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閒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
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
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
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閒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
遮个麼曰若隔遮个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特云
个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
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
其僧却迴師問闍梨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
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云汝諸人會麼我與汝說个喩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總了也中心有个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為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雲居拳自道我也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又在衆上座無有不知機凡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雲居拳什麼道為當點檢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抽過抽過且置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作麼生）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洋淺草麋鹿成群如何射得麋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潙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潙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潙山也（東禪齊云什麼處是蹉過的當蹉過莫使於此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潙山意在只如雲居拳云潙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潙山是請歎潙山此事也須子細好見去也不難）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為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稜舉似泉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彬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師問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鵝湖別云諾）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險）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坐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僧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坐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為僧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竪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僧問三乘十二分教為凡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塼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師上堂舉拂子曰遮个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遮个為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

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普請往寺莊路逢獼猴師曰遮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麽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麽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荅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踈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麽生踈山云頭上插瓜虀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德平善否師謂衆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什麽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麽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保福云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麽師住閩川四十餘年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爲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睹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麽恭曰作麽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麽鑒大笑遂入室焉旣得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衆聲鍾顧左右曰去言訖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麽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褫取不不會好師曰不會成褫个什麽德山曰汝似一團鐵師遂摳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遥合掌呼云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

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而趂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趂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

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麽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
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
頭即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
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未山後閩帥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謚本
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造于石霜之室函丈請
益經二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
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
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
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疇對
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士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致有僧問
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麽師曰
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

師曰時教阿誰叙師又曰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剥徵
底也只是成得个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四
十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
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坐山陳禪師尋
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奥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
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麽
莫成嗣絶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
也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
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候官人也姓劉氏徧歷法會後受石
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上堂有僧問無閒中人行什麽行師
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麽行師曰無閒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

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
又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
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
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
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遮裏不假三寸
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
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个體向什麼處安眼
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啚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
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
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閫內不周曰流光與閫內相去多少師
曰綠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
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即西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
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

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
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祖祖相傳復傳
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同歲老
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旣
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
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
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
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
古有言眞心妄心如何師曰是立眞顯妄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雜
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
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
有言盡乾坤都來是个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
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

曰旣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麽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麽人證明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沈古路身没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孃師後住汾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湧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麽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麽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麽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只爲闍梨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闍梨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什麽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章出之）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黄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麽呑蛇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麽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麽對師曰老僧也恁麽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坐來師臥出氣一聲第二坐喚侍者曰和尚渇要湯水

僧當作師

臾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坐
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坐所言舌根
硬去也再言之而告寂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住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
問如何是和尚先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
不穿雲石霜輝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
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為什麼不度師曰為伊不是五俱輪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筋瓦椀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令眼人覷破
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荅問如何是和尚為
人一句師曰只恐闍梨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豈
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趁之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僧道師敲火鑪僧曰親
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瞌睡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
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麼師
曰夜問我我問汝僧曰恁麼即緇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
下旨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使
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
齩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齅曰齅者如何師
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為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梨不
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為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

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為什麽貌不成師曰彩繢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為什麽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麽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第五世]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个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有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闍梨自已作麽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麽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為何事師曰為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梨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誘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麽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謚真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坐不知何許人也沉靜寡言未嘗衣帛衆謂之泰布納始見德山瞍鑒禪師升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為害滋甚乃作畬

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會山謠○會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獨槮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自家迴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木失根茅草肥年年斫罷仍栽斸子秋終是難得物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祿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談氏丱年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自謂已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問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一作師便喝）夾山曰住住闍梨且莫草草怱怱雲月是同谿山各異闍梨截斷天下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師因茲服膺數載（與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涔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闤闠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人且不識故人罔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卜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

幢奔湊師示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
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
又曰指南一路智者知蹤問驀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
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
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
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
歸鳥夜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
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一向不
耘莫草裏埋沒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莠稊稗終難映問不傷
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
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挂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易舉意
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坐時如何師曰汝道火鑪重多少
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
立事如何師曰鷺鷥倂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賓主
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
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
作鸎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
聲銷問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沈始得圓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
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衆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
曰請和尚一卦師曰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
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
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
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

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旡却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之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獄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个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中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二山開法語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為常略不相徵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遮个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遮个不是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坐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遮裏是什麼時節作遮个語話時有彥從上坐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祗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闍梨今日祗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彥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坐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

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遂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什麼彌勒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是初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一日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眞大師塔曰本空

郢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劒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罥索問洪鑪猛燄烹煅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个最親師曰眞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懸劒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是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眞佛子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也師曰石牛沿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塗水謁三峯和尚雖問荅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麽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遮个師曰和尚恁麽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麽闍梨作麽生師曰還見月輪麽曰闍梨恁麽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麽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麽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麽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上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諧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為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僧曰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曰青青翠竹處僧曰莫只遮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梨有什麼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僧曰鳳凰直入煙霄路誰怕林中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僧曰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得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僧曰過在什麼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僧曰任麼即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僧曰學人即恁麼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寄錦於西舍僧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漏（御公事苑云當作玉耬謂耬犁也耕人用耬所以布子種禅錄所謂看耬打耬正謂是也鄭略曰皐甫隆爲燉煌太守民不曉耕種因教民作耬犁省力過半然耬乃陸種之具南人多不識之故詳出焉音樓）不是行家作僧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師曰横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終謚無畏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坐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橋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遮尿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獮豸希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谿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皇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沲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問終日在潭爲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鈎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大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見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

曠劫不曾沈玉露目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卽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沈鉤問如何是大匆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